

安丰之问

□周世康

在今年特别热的七月下旬一天,而且是下午3点左右,我到了东台安丰镇。烈日如火,大地发烫,我汗流浹背,但兴致很高。几位朋友力荐我来此,肯定有一饱眼福的亮点。

我们一行踏上至今已届1300岁的安丰老街,沿着高低不平、但十分干净的麻石板路南行。街两旁店铺林立,特色产品甚多,放眼观建筑,有木排门板,镂空格窗,间忽有小巷侧廊,巷壁高耸,小巷幽幽,好一幅活生生的明清老街图。

朋友领着去看名人故居或与名人有关的所在。

第一处因不在老街上,是朋友边走边介绍的,被介绍者王良。王良,安丰人,原名王银,38岁师从王阳明时改名王良。王良家世代盐丁,他从一个盐民自学成为学者,是《明史》有载的平民哲学家、教育家,明代思想界的改革家,泰州学派创始人。他所倡“百姓日用即道”“满街人皆是圣人”的理论,是中国历史上继孟子之后又一个公开为百姓民生立言的学说。王良弟子在嘉靖十五年(1536年)为他在安丰建“东淘精舍”(安丰在西汉时期称东淘),是他学术鼎盛时期的讲学之所。1996年,安丰镇在新区塑王良像,建“心斋园”,内建仿王良讲学之所“东淘精舍”等。

第二处为明末清初布衣诗人吴嘉纪宗祠,古街南首。吴嘉纪宗祠大门面向大街,共两幢平房,中有一结构紧凑的天井,颇为简陋。吴嘉纪,安丰人,生活贫苦,性情耿直,曾自誓“穷饿自甘,不与得意人往还”,现有一千多首存诗。诗直白质朴,满腔真情为民生疾苦呐喊。如写税负之重,“陇无荷锄人,路有催租马”;写盐工之苦,“白头灶户低草房,六月煎盐烈火旁。走出门前烈日里,偷闲一刻是乘凉。”六月暑天,走到门外骄阳下,居然是乘凉,可见煎盐也几乎是在煎人!上世纪九十年代,安丰镇人民政府塑吴嘉纪像,设于王良纪念馆。

第三处为著名画家戈湘岚故居,南石桥大街,内有南北向小屋数间,雅静、简约。戈湘岚天性喜欢画画,尤爱画马,小时遇有马匹经过自家门前,他必尾随而去,流连忘返。1946年,他以水墨泼洒的技巧,创作了《神骏扬蹄》,画了一匹似静欲动的力马,以豪迈倜傥的神态表达自己对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喜悦之情。郭沫若为此画题诗云:“风尘踏破谁知己?赋性由来是不羁。独立苍茫思颇牧,欲从长塞试霜蹄。”诗后加跋:“湘岚先生今之曹霸(史上有名的唐代画马大师——笔者注)也,所画名贵一时,此幅尤见功力,纸上如闻风沙之声。”

接下来又走了几处。有清末秀才,抗日战争期间积极为新四军提供弹药和棉被,陈毅军长专程登门拜访的钱乾故居;有早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

导的同盟会,1922年任讨伐军阀陈炯明部的前敌总指挥,在白茫沙战役中不幸中弹牺牲、年仅34岁的周甘尘故居,孙中山先生闻讯后悲痛不已,题赠“痛失干城”,并追认其为少将旅长……另外,还匆忙地去看省级文保单位的鲍氏大楼。鲍氏,安徽人,带来了古代徽州民间建筑艺术,同时他又安居在安丰,无形中受到里下河文化的影响,所以此楼把这两者融合,成为江北地区罕见的古一古建筑。

斜阳西照时,告别安丰,很为感慨,内涵如此丰富的地方,过去怎么就几乎不知?孤陋寡闻如此,自我都难以原谅。回宁后讲给同事、朋友们听,想不到居然有一半也不知道。后有意作些询问,发现确实有不少人不了解。这就进一步令人感慨起来。

安丰在西汉初年就入史,其时吴王刘濞组织兵囚在这里汲海水煮盐,初名小淘浦,雅称东淘。自此一路走来,至明清时,烧盐、制盐、运盐等发展到鼎盛期,所课盐税居“中十场”之首。盐业兴旺带富带活了整个安丰,仅明清两代,这区区一个集镇,就出了48个举人、进士、贡生。2007年,安丰进入全国85个历史文化名镇行列,苏北唯一。

如此丰厚的历史,如此炫目的称号,但知名度不能算高,与实际不匹配,这是为什么?

江苏沿海的制盐业,历史上曾发达而辉煌,所产盐史称“淮盐”。记得一次在四川自贡参观时听介绍说,自贡井盐在太平天国时期获得一个大发展,因为当时清政府怕太平军断了淮盐入西部内陆的通道,只得加大力度开发并盐。这可见当年淮盐覆盖的地理范围之广。另一个例证就是,扬州盐商富甲天下的资源,全靠经营东部沿海的海盐。江苏东部,从长江北岸起至连云港,广大区域内有千百年的制盐史。一代代因盐而劳,因盐而富,因盐而聚,因盐而悟的人,创造了无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,形成了独特的盐文化。江苏,“苏南”吴文化,“苏北”两汉文化,同时并存的还有盐文化,起码在历史上,她曾主宰了整个“苏东”。至于这三种文化之间的关系等,那是专家学者们研究的课题,必须强调的是,独特的盐文化的存在,所产生的实实在在的影响,则是不容置疑的。

安丰,因盐而生,盐兴而镇兴,是盐文化这条历史长河,助产了它的当初,繁荣了它的后来,使这个集镇从经济、教育、宗教、建筑、风俗等各方面多姿多彩,而又底蕴深厚。老街的一块青石板,都能敲出千年前的声响。而今,安丰要想像历史上那样声名远播,进一步提高知名度,以与全国历史文化名镇的名号相符,就必须既靠自己、更靠社会,合力提升盐文化在江苏的地位。看来,这是拉直安丰之问问号的关键。



木刻《玉米熟了》【墨西哥】X·A·伊奈柯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8号

秘制秋天

□米丽宏

秋风一起,田野里的蔬果粮食好東西,一波波,陆续走上回家的路。我没田可种,但每年也会制造点小秋收的喜悦。密友来访,我给她看山楂、辣椒,这些铺开像张艺谋电影一样红彤彤的收获,真是晃人眼。她惊喜道:做酱呀。一语点中我暗里涌动的心思。做酱宜选好风日,要一轮澄澈如金的大日头,还要秋风一缕。

先说韭花酱,它不动火,清逸简单。韭花掐去花蒂,只要那朵伞形花絮,清水里过一遍,大太阳下,晾干;一定要舍得花费时间和耐心,去等。安静地等。等晾干了,摊在菜板上,噼啪几下,粗刺之下,辛辣的香味,四下乱溢。

韭花,切好;姜和梨子,切好。跟盐、料酒、白糖,大融合;放石臼里,小杆细捣成泥;也有

用粉碎机哗啦啦一顿压榨,出来就成了碎末;芝麻油装瓶密封。将韭花酱,放阴凉处,静待时间来调和,让韭花和相搭诸友慢慢缠绵、相融。一周后就可以享用了。小勺子挖出一些些,青碧一点,置于碗碟琳琅之间,真正有点小脱俗。

辣椒酱和山楂、杜梨、苹果之类的果酱,要开火,而且是那种幽幽的文火,相当考验一个人的耐心。以山楂酱为例,山楂,去核,去蒂儿,切块儿,一点点水;加冰糖,大火煮开,小火慢熬。眼睛端详那一瓣瓣朱红、绛红、粉红、脏红,拿勺子轻轻搅动一锅的桃花飘零。

一锅果酱,熬煮到最后,是淋漓的饱满,红彤彤的壮丽。四季晨昏,碗碟中间那一点红,像不像妖妍媚人的隔世桃花。

这样的一餐吃完,似长叹声中掩卷,默默收拢一页完美无缺的秋天。

家有男保姆

□刘志平

养父暮年,八十七岁的老人,时常闹点小病,而我又经常出差,无暇照应。我给他找了一个保姆,男的。保姆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汉。我家老屋在老城区,一溜的平房,大杂院,人多嘴杂,对保姆更是评头论足,百般挑刺。一旦我去老屋,看望养父时,她们总会说保姆的种种不是,我不以为然。然三人成虎,说多了我心也有些不舒服。

一次,我去看养父,养父一人在床上,不见保姆踪影。一直等了两小时,才见保姆急匆匆地赶来。我心中自然有些不满,看他手中拎一只小纸包,借故问:你去买什么了?保姆说,听人家说,有一偏方,治气喘有效,我有一中医朋友,我去找他,请他配上这剂药。让你父亲吃吃看,看行不行。说完他即到

厨房煎药。我心中亦有一份内疚,错怪他了。

没多久,养父病重住院,这可苦了保姆,日里忙着换洗,夜里还要陪床喂水喂药,我几次要换他回去睡个安稳觉,他却笑着拒绝了。我给他长工资,他又说,不用,当初说好了的。

养父去世后,我想把一些旧物送给保姆,又怕伤了他的自尊,只是婉转地把养父的一只手送给了他,说这是养父的一份纪念,算是两人相处一场的一个纪念,他这才收下。

这以后,老汉也常来我家走走,说说家里的琐事。我问他,当初给你加点工资,你为什么不要?他笑着说:你人好,不给咱脸色看,尊重人,在你家做事,很开心,所以钱多钱少就不重要了;说实话,在你家做了以后,我再不想到别人家做了,真的。

微观

○○○

直播水稻田

王太生

有个朋友,在微信上直播水稻田:谷穗成熟了,风吹稻浪,几个农人,倒背着手,站在田埂上,一言不发,水稻田里一片寂静。有个在景区工作的朋友,用微信直播做他的彩色稻田。游客爬上10米高的观景台,一只松鼠跳跃而来。远远望去,彩色稻田画在水乡田畴,色彩斑斓,景色迷离。乡下的朋友王小二,也直播他的彩色稻田。他贴出在水稻田里“种”的杨柳青年画,胖娃娃的胳膊、腿是黄色彩稻,紫色的用于描边。经过半年多的孕育,“胖娃娃”已经呱呱出世,王小二请来朋友参观,乐得合不拢嘴。

这些与生长有关的田块,饱含生活的隐喻和生命体验。我知道,稻谷就在窗外,影影绰绰,它们在奔跑,那是祖先的影子。

中秋月

谢观荣

月亮用一年的时间洗濯,才洗出中秋之夜的无比洁净;月亮用一年的时间梳妆,才装扮出中秋之夜的姣好面容。水洗过的月亮湿漉漉的,你看不到露水慢慢的滴落凝结,却能感觉到草木渐浓的湿气。如果你回望一眼故乡的村头,或许有人在远眺凝望,那是我们熟悉的眼睛,却有我们忽视的眼神,那有我们熟悉的脸庞,却有我们未曾留意的表情。中秋夜,李白的月亮醉了,杜甫的月亮已别离,苏东坡的月亮成了他的兄弟,我们的月亮呢,也许像一杯满满的美酒。请和你的亲人一起痛饮,一定喝出团聚的馨甜,一定喝出岁月的醇美,一定喝出浓情中秋的百般滋味。

贴秋膘

李爱婷

家里的巴西龟,每隔一天喂食一次,若是天天喂,它就拒绝吃。它最常吃且百吃不腻的就是猪肝,每顿能吃三块,一块大概小指甲盖那么大面积。就这么丁点大的猪肝,负责买菜的老妈隔天就在买肉或排骨时跟肉摊摊主要点儿。可总不能老吃猪肉啊,有时不买猪肉,就要不着猪肝,小乌龟也不吃龟粮,精肉也不爱吃,好像嘴巴很刁呢。这天,老妈从菜市场买了只鸡,剁好了带回来,一拍脑袋,呦!忘了给乌龟带好吃的了,只好从鸡肉块里拣了鸡肝试着喂喂乌龟,谁知,闻着味儿,乌龟立马头伸老长,一连吞了五六块鸡肝碎片,打破了历史纪录,老妈惊呼:我发现小乌龟更喜欢吃鸡肝呀!

我总结一句:“您不知道人家在逐步贴秋膘吗?天儿凉了,多吃点预备着将来冬眠啊!”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